

世界文學全集

狄 更 斯：
塊 肉 餘 生 記 (上)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文學全集

狄 更 斯：

塊 肉 餘 生 記(上)



9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目

錄

原序

譯者的話

第一章	我的誕生	一
第二章	我觀察	五
第三章	我發生了變化	二二
第四章	我倒霉	四三
第五章	我被遣送離家	六六
第六章	我交遊漸廣	九四
第七章	我在薩蘭書院的最初半年	一二一
第八章	我的假期——一個快樂的下午	一三二
第九章	一個生可紀念的生日	一五八
第十章	我被棄置了，又得到膽養下了一大決心	一八二
第十一章	我開始自謀生活，並不喜歡它	二〇〇
		二三〇

第十二章	我仍不喜歡自己的生活，蘭特斯	二五二
第十三章	我的決心的後文	二六六
第十四章	我的姑母對我打定了主意	二九六
第十五章	我重新開始	三二〇
第十六章	我在多種意義上成了一個新少年	三三五
第十七章	舊雨重逢	三六七
第十八章	回顧	三九三
第十九章	我環顧周圍，作了一個發現	四〇五
第二十章	史蒂福的家	四三〇
第二十一章	小愛米雷	四四三
第二十二章	舊地新人	四七二
第二十三章	我證實了迪克先生的話，且選定一種職業	五〇七
第二十四章	我的第一次放蕩	五二八
第二十五章	好天使和壞天使	五四〇
第二十六章	我被俘獲了	五六九
第二十七章	湯梅·屈蘭	·

第二十八章	密考勃先生的挑戰	六〇五
第二十九章	我又到吏帶福的家裏去作客	六三四
第三十章	喪失	六四五
第三十一章	更大的喪失	六五七
第三十二章	長途跋涉的開端	六七一
第三十三章	喜悅	六九八
第三十四章	我的姑母嚇了我一跳	七二六
第三十五章	銷沉	七三六
第三十六章	熱中	七六六
第三十七章	一點冷水	七九〇
第三十八章	拆散了夥伴	八〇二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爾·希潑聯合事務所	八二六
第四十章	流浪者	八五六
第四十一章	度拉的姑母們	八六九
第四十二章	惡作劇	八九三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頭	九二三

第四十四章	我們的家務	九三五
第四十五章	迪克先生實踐了我姑母的預言	九五七
第四十六章	情 報	九八〇
第四十七章	馬 沙	一〇〇〇
第四十八章	家庭生活	一〇一六
第四十九章	我陷入了莫明其妙的境地	一〇三三
第五十章	潘古堆先生的夢想實現了	一〇五〇
第五十一章	更長的跋涉之開端	一〇六五
第五十二章	我協助一場爆發	一〇九一
第五十三章	三度再回頭	一一二五
第五十四章	密考勃先生的交易	一一三四
第五十五章	風 暴	一一五六
第五十六章	新怨舊恨	一一七三
第五十七章	出境的移民	一一八三
第五十八章	去 國	一一九八
第五十九章	歸 來	一二〇七

第六十章	安妮絲.....	一一三一
第六十一章	我看到了兩個有趣的悔罪者.....	一二四五
第六十二章	照在我路上的明燈.....	一二六三
第六十三章	一位遠客.....	一二七七
第六十四章	最後的回顧.....	一二八八

譯者的話

我們知道，迭更司是一位擁護「人道」的寫實主義大師。他在他的小說中描述着一般小人物的境遇。他對一切被損害、被壓迫的人們抱着同情。在他的小說中，跟中等社會層的生活一道，他也描寫着勞苦大眾和富貴人的生活。

在表面上，迭更司似乎是一位幽默家。可是這位大幽默家也有他的可悲一面。可悲的就在他要哭的時候却不能不笑。因為他看到了現實社會的黑暗面；他那熱情的天性始終不能漠不關心多數人的悲慘的生活狀況。不過他努力保持着對於「未來」的信心，並且竭力支持着別人的這種信心——雖然有時候他也感到他的立足點好像要崩陷似的。

迭更司攻擊社會上的罪惡的武器，是「笑」和「淚」二者。諷刺家的憤怒的笑，和對於社會上的不義的憤恨之淚，充滿在他的大多數小說中：如「奧利佛·妥惠斯忒」、「尼古拉·尼古爾培」、「唐培父子」、「馬丁·朱述爾韋忒」、「大衛·高柏菲爾」、「艱難時世」等等。

迭更司的偉大，不僅在乎他的作品大規模暴露了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及其各社會層的生活真相這事實上，而且也在他造成了一種真正的文學革命這事實上。我們知道，十九世紀

的最初三分之一，是浪漫主義盛行的時期。迭更司的「匹克維克遺稿」出版于一八三六年，這就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寫實主義誕生的日子。迭更司推翻了浪漫主義，爲寫實主義在文學上取得了一個地位。

我現在譯出來的這部小說——「大衛·高柏菲爾自述」(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許多人認爲是迭更司的「傑作」。就是迭更司自己也說過：「在我的一切著作之中，我最喜歡這一部。」我國林琴南先生也在多年前譯述過這部小說，將書名意譯爲「塊肉餘生述」。不過我們知道，林先生自己是不懂英文的，他請一位懂得英文的朋友將每一章的大意講給他聽，於是他根據所得到的印象，參照自己的意思，用文言逐章譯述出來。這樣，林先生的譯本，內容跟原書自然頗有出入；而用文言文來譯迭更司的小說，恐怕也難使我國的讀者窺見這位英美諸國婦孺皆知的最偉大的通俗作家的真面目。所以我們覺得有用白話文來把它重譯一道的必要。

關於這部小小的來歷，我想可以引用法國A·莫洛亞的話來加以說明：

「……他（指迭更司）的朋友福斯忒曾向他提示，他應得嘗試用第一身稱來寫作。這意見得到了他的贊許；他仔細想了一遍，這次竟要用自己的經歷來寫小說了。我們已經知道，直到這時（迭更司三十五歲前後）爲止，他差不多是用一種宗教上的畏懼心來對待他早年生活上的記憶的；他沒有向任何人提起它們；他幾乎已把它們推出了意識界。現在他却覺得，

如果把它們描述一下，他也許會得到一種解放哩；他就決意把却爾士·迭更司作爲下一部小說的主人公。他尋覓着一個姓名：在『高柏伍特』、『屈勞菲爾』之間猶豫不決。當最後他決定採用『大衛·高柏菲爾』這名字時，他的朋友福斯忒指點出來道，這主人公的姓名的起首兩個字母是跟他自己的①完全一樣的，不過顛倒了一下吧了。迭更司對這巧合非常感動，認爲是一種定數。

「當他克服了最初的顧慮的障礙以後，他就用他的全心來寫作這部小說了。……其中除了小小的變更——例如父母的死亡——以外，這乃是迭更司自己幼時的故事。而且在將要結束時，大衛也變成了一位著作家。

「這部小說的成功超過了迭更司所有的其他作品。許多讀者因爲看出了它的自傳性質而更其增高了他們對它的興趣。……」（詳見A·莫洛亞著：「迭更司評傳」。）

我們在「大衛·高柏菲爾」這部小說中，不但可以認識迭更司的許多親屬朋友和他所接觸過的男女，而且還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周圍的許多人的面影，覺得非常親切。比如那個以作者的父親約翰·迭更司爲「藍本」而寫成的密考勃先生：快活而滑稽，老是破產，老是能重新振作起來，老是樂觀，老是在希望「有什麼好事會發生」——雖然有點可氣可笑，但也有幾分可愛，尤其是在我們知道了他是多麼喜管「閒事」的時候——在我們所熟悉的人們中間，不是也有這樣的人嗎？如果你覺得密考勃先生，或大衛·高柏菲爾的祖姑母培忒賽·屈勞

忒伍特小姐的發展有點出乎意外，甚至不合情理，那可以引用迭更司在「匹克維克遺稿」的「再版自序」中的幾句話來加以辯護：「在現實生活中，凡是有一點古怪的人，最初使我們感覺到的，總是他的怪癖和古怪；往往要等到我們跟他比較相熟的時候，我們才會透過了那些表面上的特點，開始看到他那些更好的性質。」

固然，迭更司的小說中的人物有幾個却是古怪到底的。這些怪人除了一部分可作「諷刺畫」觀以外，莫洛亞還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解釋：「關於這個，我們該知道，當時的英國確實具有着極多的『藍本』；因為比較孤立的生活，和比較散漫的社會組織，使他們比在法國更易發榮滋長。」

① 迭更司的姓名原文爲 Charles Dickens。——譯者。

第一章 我的誕生

據別人告訴我而且我自己相信，我是在一個禮拜五的夜間十二時誕生的。據說，時鐘正在鏗……鏗……地敲起來時，我也開始哭起來了。

照我誕生的日子和時辰看來，據我的保姆和鄰近的有些賢明的婦人宣稱——她們在絕沒有跟我會面以前好幾月就對我抱着極大的興趣——第一，我的一生是命定多舛的，第二，我將有看到鬼神的機會；她們相信凡是在禮拜五的深夜裏誕生的不幸嬰兒，無論男女，都必然具有着這兩種天賦。

關於第一點，我不必在此地說一句話，因為我這自傳會比什麼都清楚地表明，究竟這預言有沒有實現或適得其反。關於其中的第二點，我只要說：除非我在嬰兒時期享受過我的這一部分天賦，我至今還沒有得到它啦。不過我絕不因爲不能享受這種特權而訴苦；如有什麼別人在目前占有着它，我竭誠請他繼續保管着它。

我生下來帶着一張「胞衣」，當即登報召買，索價僅十五「幾尼」①。不知道因爲當時的航海者手頭拮据呢，還是對它缺乏信心，寧願購買軟木外套的緣故：總之我知道僅僅只有一個人來應徵，他是買賣滙票業者的一個法律顧問，他只肯付兩鎊現款，其餘的要用白葡萄

酒來抵償，否則寧願沒有這「不致溺死」的保障的胞衣。所以那條廣告就大蝕老本地取銷了——因為說到白葡萄酒，我那可憐的母親當時正在出售她自己的白葡萄酒呢——到十年以後這胞衣才在我們的故鄉用抽彩法對五十個人標賣：每人預付半個「克朗」②，中彩者須另付五先令。當時我也在場，眼看我自己的一部分這樣被處分着，我記得心中是十分不舒服而惶惑的。那張胞衣我記得是被一位老太太抽中了，她很勉強地從她帶着的一只小籃裏拿出那規定的五先令來：它們全是半「辨士」③的銅幣，而且短少了兩個半「辨士」，人家化了許多的時間和算術還不能使她明白這一層。那一帶地方的人永遠記得這事實；她絕對沒有淹死在水中，而是在九十二歲的時候壽終正寢的。我知道，她始終以生平除了過橋以外從未到過水上爲極可自傲的事；她始終在喝茶的時候（喝茶是她極其愛好的事）表示她憤恨那些無法無天的航海者和其他的人竟敢到世界各處去「浪蕩」。人家徒然告訴她，有些便利品——茶或爲其中之一——是由這種可以非議的行爲得來的。她老是更着其力地，自信其議論爲顛撲不破地答道，「讓我們不要浪蕩吧。」

現在我也不要浪蕩，回頭再說我的誕生吧。

我生在塞福克④郡的勃倫特斯東地方或其附近。我是一個遺腹子。當我對這世界上的光綫張開我的眼睛來時，我的父親的眼睛已對它闔攏了六個月。直到現在，當我想到他從來沒有見過我一面時，我老是覺得有點奇異的；更奇異的是我朦朧地記得我極小時所有的關於他

那白色墓碑的稚氣聯想，以及我常常對這在黑夜裏獨自躺在外邊的墓碑所感到的無限同情，因為我們的小小客廳裏燈火輝煌地又暖和又明亮，而它却被關閉在我們屋外的墳場中——這在我有時覺得簡直是殘忍的事。

我父親有一位姑母，因而就是我的祖姑母，關於她，我以後還有許多話要說——乃是我家的主要顯貴。她名叫屈勞忒忒小姐，或培忒賽小姐——如我的可憐的母親在偶然克服其對這可怕人物的恐懼而敢於提起她時所稱——她曾嫁給一個比她自己年青的丈夫，這人生得非常貌美，可惜有點「美中不足」：據說他曾經毆打培忒賽小姐，有一次因家用問題而發生爭執時，甚至要把她從三層樓上的窗裏甩出來。這種無法調和的脾氣，使得培忒賽小姐出了一筆錢，跟他實行雙方同意的分離。他帶着這筆資本到印度去了；據在我們家裏流傳的一種狂妄傳聞說，有人曾在那邊看到他跟一只「狒狒」同騎在一頭象上——但我想這應當是一位「先生」或「貴婦人」之誤吧。無論如何，不出十年，他的死訊從印度傳了回來。這消息對我的祖姑母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沒有人知道；因為她在分離後立即恢復了她在娘家的姓名，在遠處濱海的一個村莊裏購置了一所住宅，在那裏過着獨身的生活，家裏只有一個女傭；以後據說也始終不變地過着這種穩居的生活。

我相信，她本來是很寵愛我的父親的，但因為他的結婚而大大地生了氣——她稱我的母親是「一個蠟娃娃」。她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母親，不過她知道她年紀還不到二十歲。我的父

親和培忒賽小姐始終沒有再會面。他結婚時的年齡比我母親大一倍，體格是很孱弱的。他在婚後一年就死了——如上所說，就是我一出世以前六個月。

在我可以稱之爲多事而重要的那個禮拜五下午，情形是這樣的。當然，我當時什麼都還不能知道；以下所述的，也不是我親眼目觀的事。

我的母親正坐在火爐旁邊，身體孱弱、精神沮喪地含淚望着爐火，同時憂鬱地想到她自己 and 那無父的小客人——樓上的一隻抽屜裏已有好幾盒預言似的別針在準備迎接他，但世人對於他的光臨一點也不感到興奮。我說，在這個明朗而颶風的三月裏的下午，我的母親正在火爐旁邊，非常膽怯憂愁，生怕不能經歷就要來到的這場大難而倖免於死；正在這時，母親揩着眼淚抬起頭來望着對面的窗外時，她看到一位不相識的女太太正在園裏走過來。

我的母親看了她兩眼，就確定地預知她是培忒賽小姐。夕陽的紅光從籬笆上射過來，正落在那不相識的女太太身上；她一直向門口走來，那種僵硬的姿勢和神情決不是別人所能有的。

當她走到門前時，她又顯露了正是這人的一個明證。我的父親曾隱隱地說，她的行爲是很少像一個普通的基督教徒的，現在，她並不拉門鈴，却來到那同一的窗口張望着，把她的鼻尖緊緊地按在玻璃窗上，以致我那可憐的母親常說，它立刻就完全扁平而發白了。

她給我的母親一種很大的驚恐，我一直深信我所以會在一個禮拜五誕生，全是培忒賽小

姐的緣故。

我的母親已驚慌地離開了她的坐椅，跑到椅子後面的角落裏去了。培忒賽小姐慢慢地、探詢地張望着屋裏，現在又換了一個方向，好像一具荷蘭時鐘上的阿拉伯人頭似的移動她的眼睛，直到它們落在我的母親身上。於是她繃了一繃眉頭，好像一個慣於發號施令的人那樣對我母親做了一個手勢，要她去開門。我的母親就去了。

「是大衛·高柏菲爾太太吧，我想，」培忒賽小姐說；她把「想」字說得特別重，大概指我母親的喪服和狀況而言。

「是的，」我的母親衰弱無力地說。

「屈勞忒伍特小姐，」那客人說。「你聽見過她吧，我敢說？」

我的母親回答說，她是有過這種榮幸的。同時她却覺有點不舒服，因為沒有表示那是一種不勝欣喜的榮幸。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她」，培忒賽小姐說。我母親就低下頭去，請她走進來。

她們走進了我母親原來所在的那間客廳裏——因為過道對面的那間更好的客堂裏並沒有生火；實在，自我的父親殯葬以後就沒有生過火——她們倆都坐下了，培忒賽小姐却一言不發，我的母親在努力自制了一會兒以後，就哭起來了。

「哦，呸，呸，呸！」培忒賽小姐急促地說。「不要這樣！喂，喂！」

雖然如此，我的母親却不能自禁地哭着，直到哭夠了才止。

「把你的帽子除掉，兒呵，」培忒賽小姐說，「讓我看你一下。」

我的母親心中非常害怕，不敢拒絕這古怪的要求，所以她遵命做了，但她的兩手在不安地發顫，以致她那些濃密而美麗的頭髮都落到臉上來。

「啊，天哪！」培忒賽小姐喊道。「你還是一個小娃娃呢！」

的確，即使照她的年齡而論，我的母親也是生得過於年青的；她垂下了頭，彷彿這是她的過失似的，（可憐兒啊！）同時啜泣着說，她真的恐怕自己不過是一個孩子氣的孤孀，而不久將做孩子氣的母親了，如果她不死的話。在隨後的一會兒短暫的沉默中，她好像覺得培忒賽小姐在溫柔地撫摩她的頭髮；就怯生生地抬起頭來一看，却發現這位太太正雙手重疊着放在一膝上，兩腳攔在擋炭柵上，對火爐縐着眉頭。

「憑着上天的名義，」培忒賽小姐突然說，「爲什麼要叫『白嘴鴉廬』⑤呢？」

「你說的是這所房子嗎，太太？」我母親問。

「爲什麼要叫『白嘴鴉廬』呢？」培忒賽小姐說。「『烹飪所』⑤會更其適當，假如你們兩人中任何一人有一點切實的思想的話。」

「這名稱是高柏菲爾先生選定的，」我的母親答道。「當他購買這所房子時，他愛想到它的周圍是有白嘴鴉的。」